

三十六年北平公教  
暑期研究週講演集

上智編譯館印行

傳教之研究

傳  
教  
之  
研  
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八日初版

編者上智編譯館

承印者協和印書局

北平東城東廠胡同十七號  
電話東局(五)四五六六號

發行者上智編譯館  
北平(七)西安門黃城根北段路東  
電話二一二五五五一

Cum approb. ecclesiastica

# 傳教之研究發刊詞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旬，北平一部份中外教士，鑒於各處主教司鐸因戰亂而避居北平的，為數頗多，擬乘暑期餘暇，舉行「研究週」，商討有關教務問題。「研究週」這樣的集會，在歐洲教會是很普遍的，可是在中國，的確還是創舉。為鄭重起見，發起人便向田樞機請示，田樞機表示非常贊成，並指定範圍，着重傳教問題。

籌備員一共有九個人，主任是李君武副主教，其餘是周連墀司鐸、高樂康司鐸 P. Fr. Legrand, C. I. C. M. 、上相賢司鐸 P. Alt. Bonningue, S. J. 、黃文林司鐸 M. Van Wagenberg, C. M. 、范同鐸 P. Fortunatus Bungarten, O. F. M. 、蔣司鐸 P. Ric. Arens, S. V. D. 、常靜軒司鐸和方豪司鐸。而司鐸書院之負責佈置會場，照料一切，亦予籌備會以不少協助。

籌備會第一件工作，便是邀請主席，我們的原則是希望每天有一位主教擔任主席，而以田樞機和黎公使為名譽主席，但黎公使來電，對於名譽主席一職婉辭了；其餘我們邀請的主席有獻縣趙振聲主教、宣化張潤波主教、朔縣俞廣仁主教 Exc. Ep. E.A. Haering, O. F. M. 、濬安康濟民主教 Exc. Ep. Const. Kramer, O. F. M. 、易縣馬迪儒監牧 Mgr. Tarc. Martina 、北平李君武副主教、教廷公使館參贊高彌肅同主教 Mgr. Jos. Comisso 、輔仁大

學校務長芮歌尼司鐸 P. Harold W. Rigney, S. V. D., 後馬監牧未出席，臨時由信陽張維篤主教擔任，張主教原來是由田樞機親自約請講演的，因行期未定而罷。

可是我們得聲明，在研究週期內，因適值全國聖言會主教在北平集會，又因黎公使亦正於會前二日行抵故都，一時主教雲集，會場內每日可以見到不少金光閃爍的十字架，為大會生色不少。他們出入會場，總博得不少的掌聲。我們可以列舉其名如下：蘭州濮登博總主教 Exc. Archiep. Th. Buddenbrock, S. V. D., 臨沂萬賓來主教 Exc. Ep. Car. Weber, S. V. D., 趙縣張弼德主教，正定陳啓明主教，四平街石俊聲主教 Exc. Ep. Lapierre, M. E. Q.，順德葛樂才主教 Exc. Ep. Ig. Krause, C. M., 热河南阜民主教 Exc. Ep. L. Janssens, C. I. C. M., 西寧夏思德監牧 Mgr. J. Haberstroh, S. V. D., 新疆盧斐德監牧 Mgr. Ferd. Loy, S. V. D., 林東趙玉明監牧 Mgr. Gust. Prevost, M. E. Q. 等。

比較困難而繁重的工作是擬講演題目和邀約講演人。傳教方法，頭緒紛糾，顧此失彼，如何能面面俱到？況且擬了題目，講演人不一定接受，更不一定能請到講演人。加以時間短促，又為節省費用起見，也來不及到外埠去聘請講員，而預定的講演人和講題，臨時亦不能不有更動。如輔仁大學校長陳援菴先生，已蒙答應講演，並已定講題為「教海一楫」，乃因回里奔喪，致聽衆不能一聆宏論，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可是會後蒙他送來親自撰寫的講稿，足見他以外學者關心我們傳教之切。王忠善司鐸的講演，也因閉幕日時間太短，而不得

不停止，所幸演講詞仍在本集發表，或可稍彌遺憾。

在演講方面，縱然有上述種種使人不滿意的地方，可是意外的收穫亦不是沒有，那就是于斌總主教竟能在開幕日和閉幕日，作兩次講演：第一天，他自稱是「閃擊戰」，最後一天，他又幽默地告訴大家：「這叫做有始有終」。其實以他百忙之身，我們只能希望他永久「閃擊」；無論如何，他那輕鬆而流利的口才，總是最受人歡迎的。其次是黎公使的私人祕書陳哲敏司鐸，這亦是不易請到的，然而他却隨黎公使而北上，蒙他在百忙中預備講稿，令人非常感激。這一位少年哲學家，凡是曾經讀過他那篇「二十世紀文化的傾向」的，（已收入「公教與文化」，上智編譯館出版）應該沒有不佩服他觀察的尖銳，判斷的準確和文字的清新有力。公教入中國以來，還沒有產生一位真正稱得起哲學家的，我們不希望陳司鐸以秘書的職務來葬送他在貫通中西哲學的工作上所能達到的成就。他的講稿，恐怕是最富有研究性的，然而他却謙虛地託編者轉告讀者，這是一篇急就章，如有疏漏或失誤之處，還請予以原諒。

研究週在最熱的季候舉行，會場沒有驅熱設備，然而參加的人却非常踴躍，每日總在四五百左右，足見大家關心傳教，這是好現象。尤其值得重視的，即已往很少參加公共集會的修女們，這次也因田樞機的倡導而出席了。黑色的，白色的，棕色的，灰藍色的，各種不同會服的修女，在整個會場中是精神最貫注，筆記最勤的聽衆。

真可引為遺憾的還是每次講演完畢後，提出問題來共同討論的人太少，然而在這樣稀少的人中，比較還是主教多些，我們決不相信因為他們是主教，所以纔敢發問，而是因為惟有他們纔感覺傳教責任的沉重，不能不問問別人。我們希望此後再有集會的話，應該以討論重於演講，效果必然更大。

這次研究週是創舉，也可以說是試驗，是成功？是失敗？——雖然幾乎每個人都說是成功——我們自己不敢判斷，可是我們失望的是聽到別人的批判太少，也許背後是有，我們希望大家公開批評。會後，我們也曾經舉行了一次檢討會，有許多我們認為不滿意的地方，預備在下屆改進。

因為有許多人不能每天出席，更有許多人聽不懂每一位演講人的土音，同時北平以外的同道也渴望知道我們說了些甚麼，好吧，我們就把全部講稿印出來，供全國人士參考。

我們認為最是美中不足的，是黎公使閉幕日的一篇拉丁文講詞，當時既沒有時間翻譯，會後陳哲敏秘書答應送來，可是直到八月三十日，黎公使赴天津轉往東北的前夕，依然沒有送來，而講演集却已發排到最後的一页，幸而黎公使到平後另有兩篇重要演說，見於八月十五日天津益世報，頗為各方重視，我們就把它列於附錄，以饋未見過益世報原文的讀者。  
「傳教方法必須改革了！」這是全國一致的呼聲，這本「傳教之研究」也只是呼聲之一，它靜待各方的響應，它恭候各方的批評。

北平市司鐸  
修士修女三十六年暑期研究週籌備會謹識

## 講員略歷（以講稿收到先後爲序）

于斌總主教，字野聲，黑龍江省人，現年四十七歲；民國十三年留學羅馬傳信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十七年晉司鐸；十八年得神學博士學位，任傳大教授，教廷派赴阿比西尼亞特使團隨員；二十一年九一八變起，組織中意友善會，被推爲副會長；二十二年得意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意王頒給勳章，是年返國任公教進行會總監督；二十五年七月七日教廷任命南京代牧；二十六年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二十五年升任南京總主教。

趙振聲主教，河北景縣人，現年五十三歲；民國二年入耶穌會；十五年在比國BRUSSELS晉司鐸；二十六年十二月二日膺獻縣教區代牧命，中國成立教體後，昇格爲主教。

張潤波主教，河北武清人，現年四十九歲，民國十一年晉司鐸，在北平修道院任教七年，旋任輔仁大學公教學生監督。二十二年任羅馬傳信大學中文及哲學教授；二十五年擢升爲宣化代牧；近年因病，向教廷辭職，尙未邀准，三十五年，耕莘中學成立，由樞機特邀任第一任校長。

葉德祿先生，廣東梅縣人，現年四十一歲；輔仁大學史學研究所畢業，即在母校執教，並曾任輔仁圖書館中文課課長。北平淪陷時期，以「抗日」罪名爲敵逮捕下獄，備受虐待，

判處五年徒刑。勝利前被釋放。現任北平市政府社會局人事室主任，仍兼輔仁大學教職。  
景培元先生，河北大名縣人，現年四十歲，民國二十年震旦大學文學院畢業；曾任震旦大學圖書館主任，現任北平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主任。

立珊司鐸，原姓曹，因遵耀漢會規，廢姓，河北省東鹿縣人，現年三十五歲。民國十九年入雷鳴遠神父手創之耀漢兄弟會，抗日軍興，並隨雷神父參加抗戰工作，任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總務處處長，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雷神父病逝重慶，奉遺命繼任會長；十三年晉升司鐸。

張漢民先生，山西大同人，現年五十歲。民國十年至十三年留學比國羅文大學及不魯塞爾之巴斯德研究院，得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歸綏公醫院醫師；十九年起任輔仁大學教授及微生物實驗室主任，二十二年起並兼任生物學系主任，以迄於今。現為北平公教進行會會長。

卜相賢司鐸，法國人，現年三十九歲；一九二六年入耶穌會，一九三七年晉鐸，一九四一年來中國，現任中國耶穌會哲學院（北平德勝院）宇宙學教授。

高樂康司鐸，比國里愛日人，一九〇九年生，一九二〇年入聖母聖心會，一九二六年晉司鐸；一九二九年來中國，先在察哈爾省商義縣屬管理新教友，旋任崇禮縣（西灣子）本堂；曾被日寇集中二年半，現任北平 Verbiest Academy（懷仁文化研究所）臨時秘書。著

有「文化方面的傳教工作」。

孫戰魁司鐸，察哈爾省宣化縣人，現年四十三歲；民國十四年入遣使會，二十一年晉司鐸，任涿縣副本堂，嗣任教北平小修道院，三十五年夏修院改為耕莘中學，氏仍繼續服務，任事務主任。

王忠善司鐸，北平市人，現年三十八歲；民國十七年入遣使會，二十四年晉司鐸，旋任北平北堂副本堂，兼任鐸聲月刊發行人；三十五年任樞機主教公署秘書。

張懷先生，字百齡，湖南長沙人，現年五十歲；比國羅文大學教育學博士，現任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立法院立法委員。歷年發表有關教育之著述凡十餘種。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教宗庇護十一世特授聖大額俄略騎尉爵位；三十三年三月曾以抗日罪名，被敵軍逮捕下獄。

周連墀司鐸，河北省人，現年三十七歲，民國二十年留學羅馬傳信大學，二十五年畢業並晉司鐸，得有神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傳信二善會秘書長，三十五年秋轉任樞機主教公署秘書。

劉裕軒先生，現年四十六歲，河北薊縣人；民國十七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文科政治系，即任天津益世報總編輯；二十一年兼任社長，二十五年辭職，任北平燕京大學教授兼報學系主任；太平洋戰事爆發，在燕大被敵憲兵隊逮捕，囚禁半年，出獄後不能離平，即在

講員略歷

四

北平輔大及天津工商學院執教。勝利後奉益世報總公司董事長于斌總主教命，復刊天津益世報，任社長以迄於今，同時在天津南開大學及工商學院執教。

陳哲敏司鐸，四川萬縣人，現年三十八歲。民國二十六年晉司鐸；羅馬傳信大學哲學博士，亞波利納大學教律及民法博士。在意時曾組織「華僑工商協會」，主編意大利文學叢書內之中文部份，譯有「亞里斯多德全書」，整理後即可問世。三十五年七月黎培理總主教受任教廷駐華公使，氏即應聘爲黎公使私人秘書，隨同回國。

方豪司鐸，字杰人，浙江杭縣人，現年三十四歲，民國二十四年晉司鐸，曾任南京主教秘書、昆明益世報主筆、重慶益世報總主筆、教育部特約撰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名譽研究員、國立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國立復旦大學史地系主任、南京中央日報主筆等職。現任北平上智編譯館館長及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 傳教之研究目次

(以收到先後爲序)

發刊詞

講員略歷

田樞機主教訓詞

「無所不在」的傳教方法

于斌總主教

一

傳教精神探原

趙振聲主教

一

傳教人員應有的中心思想

張潤波主教

一

傳教與農村事業

立 珊司鐸

一

中華公教進行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張漢民先生

一

公教作家的培養

葉德祿先生

一

圖書館在傳教事業上的位置

景培元先生

一

怎樣輔助公教青年	孫戰魁司鐸	四六
傳教人員應有之研究工作	王忠善司鐸	五四
慈善事業與傳教工作	卜相賢司鐸	六二
公教出版事業的推進	高樂康司鐸	六七
教會學校應如何加強傳教工作	張懷先生	九〇
鐵幕內之宗教概況	周連墀司鐸	九五
略談中國公教報業	劉豁軒先生	一〇三
中國思想界之趨勢	陳哲敏司鐸	一一〇八
立教之道	方豪司鐸	一二七
附錄一：到北平後的感想	黎培理公使	一三九
附錄二：教海一楫	陳垣先生	一四五

# 田樞機主教訓詞

今天我們能在這兒共聚一堂，舉行這個具有深長意義的集會，並且得有與諸位談話的機會，我實在感覺無限的喜慰。

我們教會的正式體制，已經教廷正式宣佈了，這在我們一方面固然是永遠值得紀念的一件榮幸的事，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增加了我們無限的責任。我們今後必須振刷精神，努力傳揚基督的福音，使我們的祖國早日基督化，使我們的同胞早日投入基督的懷抱。

傳揚基督的福音，拯救在黑暗中摸索的同胞的靈魂，這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牢記心頭，躬行實踐的使命。這次的暑期研究週，就是爲應了這種需要而舉辦的。時代的巨流，已衝破了舊有的範型，我們的傳教方法，已不能再故步自封，而必須迎頭趕上去，以期適合時代的要求，這樣我們纔能夠發展我們的工作，提高我們的工作效能。

在研究週內，我們要認清當前的需要，具體地研究今後應用的傳教方法；過去的傳教方法，雖各有所短長，但都是值得注視的寶貴的經驗，我們不要因爲是舊的，而加以鄙視，也不要以之爲祖傳的秘方，而視爲神聖不可侵犯、不可修改的。我們要重加檢討，好的——適合時代社會的要求的，要把它發揚光大起來；壞的——不適合時代社會要求的，要把它淘汰，這

## 田樞機主教訓詞

二

樣我們纔能以嶄新的姿態，現代化的方法，去實行我們神聖的傳教工作。

過去三百年前利瑪竇諸先賢，他們深切了解當時社會的心理，以及當時社會的需要，所以毅然採取了「學術傳教」的方略，一時教化大行，至今猶嘆為盛事；不幸後來竟為一般沒有傳教之責的人士所漠視，以致喪失了在文化界的地位，真使人言之痛心，所以我們必須確認學術傳教的重要性，而力圖振作，恢復往日的盛況。但他們放棄了先賢的聰明的方策，而走向農村去，實施「農業傳教」，農村在我國是佔有絕對的勢力，這種轉向，也是有其重要價值，而值得我們繼續採用，繼續努力的；勝利後的新中國，自必走向工業化的途徑，所以也必須及時準備，打進工業界的圈子去，實行「工業傳教」的工作。

今後我們的傳教目標，不外「學術傳教」「農業傳教」「工業傳教」三項，至於需要怎樣去實行？怎樣去活動？則有待於參加這次研究週的諸位，能以冷靜的頭腦，客觀的態度，去作縝密的研究！

此次研究週的舉辦，適在溽暑逼人的伏季，諸位仍能不畏炎熱，而這樣跋涉地參加，真使我衷心感佩。希望我們的研究週能夠順利地舉行下去，能夠收到圓滿的預期的效果！

最後對於負責籌備的諸位，以及擔任講演的各位，尤其對於方杰人神父，他在百忙之中，為研究週而奔走接洽，願敬謹表示我的謝意。

(劉殿林筆記)

# 「無所不在」的傳教方法

于斌總主教講

凡事必有方法，譬如吃飯，雖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但亦有方法；外國教士初到中國，即須學會拿筷子，往往感覺困難，可知有了方法也得學。各位參加傳教研究週，即是研究傳教方法，現在且向各位貢獻我個人的「傳教方法論。」

我的「傳教方法論」，我名之為「無所不在的傳教方法。」天主是無所不在的，人不能絕對無所不在，但我們也能在某限度內無所不在，即是在理論上，在行動上，在生活上都應該配合傳教，這就是「無所不在。」

為什麼我主張採用「無所不在」的傳教方法呢？這方法是相當惹人厭的，聖經就說惡人厭惡天主的無所不在，因為天主無所不在，所以他們處處都受拘束。夏天我們討厭蚊蠅之類，因為他們一往各處飛舞，但他們之所以想無所不在，是為了生存競爭；我們的教會為了生存競爭，也不能不如此。不能怕人厭。

我們的傳教方法，既然應該是無所不在，所以方面很多，一時難以說盡，今天我只就政治、經濟、文化、國際關係四點來說。

(一) 政治 有人一聽政治，以為我們要去從政，去做官，其實我們做主教的，個個是官，個個有爵，不過我們是天官，天爵，遠比普通官為高，我們不羨慕他們那些官爵，我

「無所不在」的傳教方法

## 「無所不在」的傳教方法

四

們應該指導他們，「*Spiritus Sanctus posuit episcopos regere Ecclesiam*」因為我們是「天宮」，所以我們必須「賜福」於人。

有人以為我們要組政黨，我們教中也真有人想組黨，其實歐洲幾乎各國都有天主教黨，可見天主教原則上可以有黨，但我個人認為時機還未成熟，沒有充分準備；可是我們雖不立即組黨，並不是說將來不組黨；我不組黨，也不是說別人不組黨。無論如何，我們有黨無黨，對政治是應該明瞭的，應該參加的，否則，就不是「無所不在」。

現代中國政治是與我們絕對不衝突的，因為現在世界上只有兩大政治集團：一是極權政治，即是蘇聯所採取的；一是民主政治，就是我國和英美所採取的。極權政治，主張國家高於一切，在宗教尚有勢力的國家，如大戰前的意國，所說高於一切，還不敢高於天主，可在蘇聯，却是高於教會，高於天主，這樣的政治便和我們不相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是保障人民天賦人權，如生命自由、信仰自由、追求真理之自由等，可見民主政治實淵源於天主教，我們自應加以倡導。

(二) 經濟 說到經濟，這是我們教會最不注意的；但其實經濟是很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民生問題；我們的民生問題，是兼顧我們自己的「日用糧」和別人的「日用糧」。聖瑪爾定當年救濟窮人，但結果耶穌化身為窮人來受救濟，這是說注意別人的民生問題，等於救濟耶穌。可知我們對經濟的重視。但如何改善民生？我們天主教早已注意及此，而且早已